

马来西亚民间故事中两种主题的鳄鱼传说

Two Themes on the Crocodiles in Malaysian Folk Tales

邱克威*

(KHOO Kiak Uei)

摘要

动物故事在早期马来亚民间故事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鳄鱼故事更是其中较常见的。1907年金门诗人林豪南游，写有《鳄鱼叹》、《后鲛鱼叹》二诗，记录两段分属不同形象的鳄鱼故事。我们以此为基础，同时结合早期英殖民官员记录的各种鳄鱼民间故事，分别按照“公审鳄鱼”和“镇港鳄鱼”两个主题故事，对其组成要素及不同版本间的异同进行综合分析，尽可能挖掘这两种主题的鳄鱼故事所蕴含之内涵的各种深度与广度。

关键词：民间文学、动物故事、鳄鱼、马来西亚民间故事

Abstract

Animals featured prominently in early Malayan folk tales and those about the crocodile were popular. In 1907, a poet from Jinmen named Lin Hao wrote two poems which showcased tales of two different types of crocodiles. Aided by records of early folk tales compiled by British colonial officials, we may categorize these tales into two main themes, namely “Crocodiles On Public Trial” and “Guardian Crocodiles”, and to analyse their story components and compar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tales. In this manner, it may be possible to discover the hidden meanings embedded in the two different themes of crocodile tales.

Keywords: folk literature, animal tales, crocodile, Malaysian folk tales

* 邱克威博士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电邮地址：drkhoo@um.edu.my

一、绪论

阿尔奈-汤普森的民间故事分类法（Aarne-Thompson Classification System），简称A-T分类法，“动物故事”是第一大类“母题”。至于马来西亚民间故事，张玉安（2010）、廖文辉（2012）根据各自收集整理也曾作过分类，而其中唯一交集的就是“动物故事”。回溯历史，1899年Walter William Skeat带领英国剑桥大学考察团口头采集中南马地区的民间故事，当时出版的二本专著*Malay Magic: 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olklore And Popular Religion Of Malaya Peninsula* [中译《马来巫术：作为马来半岛民俗与民间信仰的概述》]（Skeat, 1900）和*Fables And Folk Tales From An Eastern Forest* [中译《源自一个东方森林里的寓言和民间故事》]（Skeat, 1901），其中很多是动物故事；尤其后者作为纯粹的口头故事采集记录，几乎全都是动物故事。

由此足见，早期马来亚地区的民间故事中“动物故事”可说是最重要的类型。其中，由于南洋各地老虎与鳄鱼为患，民间关于二者的传说尤多。比如1907年金门诗人林豪游历南洋，写下两首《殆哉行》，记述的就是南洋虎患与鳄患，其序云：

余昔闻南洋山中土番，有习蛊术，能变为虎者，初时取水浇之，仍复人形，不然则终身虎矣。番俗译号“榛仔渠”云。岁丁未余游新加坡，询之犹信。又外洋各港多鲑鱼，即鳄鱼之种类，受害者，求诸暹罗番僧，能拘伤人之鳄抵罪，盖暹僧蛊术尤神已。然则我华民之营利山海者，可不慎欤。爰成长歌两首以示诫。（转引自谢云声，1968）

林氏诗题“殆哉”，可见虎鳄二患之“殆极凶哉”。

关于“变为虎者”，早期很多英国殖民官员也都曾记录Were-Tiger [中译“虎人”]¹的传说，比如Hugh Clifford（1897）乃至后来Richard Olaf Winstedt（1951）等，尤其前者几乎与林氏同时的著作中甚至专记一章The Were-Tiger。

然而本文且专谈鳄鱼，虎患则留待日后。有关鳄鱼食人为患的文献历来也很多。较早如1793年“兰芳大总制国”罗芳伯作《驱鳄鱼文》云：“迩年以来，鳄鱼不安溪潭。壬子之秋，连丧吾唐人三子，跋扈如斯，罪安可逭。”且下驱逐令，命鳄鱼“藏行敛迹，而徙于洋”，否则将“率雄兵，挥猛将，尽起大队大师，以洗鳄鱼之港，必使种类不留。”（见于罗香林 1961：150）

此后不论是Skeat带领的剑桥考察团，还是其前Richard James Wilkinson与William George Maxwell²，或者稍后1916年Cuthbert Woodville Harrison所著*The Magic Of Malaya* [中译《马来亚的巫术》]，其中都收录了有关民间流传的鳄鱼故事。此外，中文文献虽有记载，但多属转述，极少亲历或采访口述的原始记录，而且主要见于二十世纪后半叶及其后的文字记录。正是如此，才更显得上文所引林豪诗作的难能可贵。

林豪“殆哉”二首之一《咏鳄鱼诗》所记鳄鱼食人情景颇详：

¹ 英文原文Were-Tiger，即由Were-Wolf一词延伸得来；后者中译为“狼人”，因此我们也类推将前者中译为“虎人”。

² Wilkinson与Maxwell的记述，均见于Skeat（1900）的著作中。

土番别以鲋名是，那知是鳄原无二。即今随在成恶溪，商渔欲避何由避。殆哉沿港防鳄如防贼，蛇行出没真叵测。倚海为巢俨负隅，择肥而噬能伺隙。诱致猿穴卧山椒，背负生人入窟宅。以其肥身长子孙，鳞中大盗如短域。（转引自谢云声，1968）

但林氏最具价值的仍属《鳄鱼叹》、《后鲋鱼叹》³二诗，诗中记录了两则颇具趣味的鳄鱼故事，尤其更分别描绘两种截然相反的鳄鱼形象。谢云声（1968）介绍二诗，分别云：

林豪再谈到鳄鱼虽凶恶，难逃降头师的法术，所以再赋“鳄鱼叹”前后二首，叙述鳄鱼的报应经过，是否有这事实，在这科学昌明时代，我却不敢深信。

林豪又再记述一鳄鱼镇守港口，他处鳄鱼群要来侵略，冒死冲锋，将一群鳄鱼打退，才告无事。这又是一种的奇闻，所以再赋“后鲋鱼叹”一首。

不管信不信，林氏毕竟为我们留下两种不同形象的鳄鱼故事。前者因食人类而终受审判报应、后者则拼死搏群鳄以保护人类；我们且称为两种主题的鳄鱼故事：前者为“公审鳄鱼”主题故事、后者为“镇港鳄鱼”主题故事。

这里，我们经过各种中英文文献记录中关于鳄鱼故事的爬梳与整理，按此两大主题的鳄鱼故事进行分述。我们发现，与多数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一样，这两大鳄鱼主题故事都包含多种不同版本，而各自的不同版本也大致都包含一些共同的组成要素——或如民间文学研究称作“母题”（motifs）——有些则此有彼无；此外，各别要素甚至还能独立成故事而自行流传。而且两大主题故事所包含的组成要素又时有相互交集。

二、“公审鳄鱼”主题故事

我们先由林豪《鳄鱼叹》诗讲起，其中有云：（转引自谢云声，1968）

我闻暹罗恶鳄盈港内，杀人如麻牙爪锐。惟仗高僧蛊术灵，能召元凶来问罪。一丝系到双泪流，自知无处逃法外。

这里林氏所记较简略。后来署名三难（1967）的文章则为我们详尽地记录了两则采自北婆罗洲的“公审鳄鱼的趣剧”。其第一则云：

于是请来巫师，经过数小时的念咒作法后，就叫人收集大把坚硬的木料，作成一具尖利的十字形短桩，跟一只鸡系在一起，再用一根粗藤条放在鳄

³ “鲋”，林豪诗原字从“末”。“鲋鱼”，即源于马来语Buaya音译；Buaya即鳄鱼。此即林豪《咏鳄鱼诗》所云“土番别以鲋名是，那知是鳄原无二”。

鱼出没的河中作饵。到黄昏时，果然有一条鳄鱼已被木桩刺着，拖到了河岸上。鳄鱼还活生生的，却毫无挣扎或抵抗的力量，尾巴成了死蛇似的，嘴部也合拢来了。这阵子，土著民便在鳄鱼周边跳舞，一个个轮流着唾骂它：“你这该死的杀人凶犯，逃不了一死！”接着把这该死的鳄鱼锁在一只大木笼里，抬到设在露天的法庭上，开始不可思议的“审判”——族长作法官，年长的父老作陪审员，一位巫师作主控官，另一位巫师则扮演疑犯鳄鱼的辩护律师。——如此阵容，就开始了妙不可言的“公审”。

“公审”过程由各方陈述，最后陪审员“退庭作一度密议”，再由法官宣判“该鳄鱼犯杀人罪成立，应处死刑”。重点在最后“验尸”过程及其后续：

执法官用利刃宰割该犯罪的鳄鱼，果然从其腹内找获被吃少女的一只耳环，证明该鳄鱼确实吃掉了那无辜的少女。当时曾有两个白种籍旅客，凑巧在庭上“听审”，对于疑犯鳄鱼之指证，颇不理解，事后即向作法官的族长叩询：“河流中有成打的鳄鱼，怎能知道吞钩被捉的一条就是吃了少女的疑犯”？族长答得最干脆：“该鳄鱼情知理屈，故不作自卫；因为当该鳄鱼从河里拖上岸时，它是可以逃走的，而它计不出此，足以证实它是吞掉该少女的正凶”云云。

三难记录的第二则故事，是一个叫麦耶辛（Mat Yassin bin Hussin）⁴的马来巫师受汶莱蜆壳石油公司委托捕鳄：

他的捕捉方法来得神奇，他先要求给予叻币二十三元，以供够买到一小撮的黄金。一切齐备后就对黄金粉念咒作法，随即洒到铁钩上面，再给这只大铁钩缚上一只肥鸡，另一端再缚上一根修长而结实的藤条，念咒如仪之后，一同抛入鳄鱼潭，浮在水面约几寸，静候鳄鱼来上钩。两天后，正当鳄鱼张开锯齿的大嘴巴时，麦耶辛连忙吹一支特制吹气的管筒，对着鳄鱼的大鼻子吹气。为什么？他的说法是这样：“鳄鱼经过这一吹气管筒对它吹气之后，便浑身发软，削弱了它的凶性，便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把它拖上河岸，绑住它的大嘴巴后，便可听任如何处死它。”到了第三天一早，住在这一带的人果然发现一位身材矮小的马来人从西里亚河里捕获一只长达十尺的鳄鱼，他们大吃一惊，只见这位捕鳄专家巫师对鳄鱼说一些话，之后就行若无事般给它的大嘴巴用粗藤绑住，拖到河岸上，而这杀人魔早已是有气无力，再对它念了什么咒语，鳄鱼就变成了一条极度驯服的小狗一样。

这个事件最初见于1959年英文《海峡时报》的新闻报道（The Straits Times, 1959a、

⁴ 三难（1967）本文对麦耶辛的马来文名字拼法有误，我们据1959年《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 1959）的报道更改。

1959b），足见为真人真事。⁵实则早期报章的类似新闻颇多，地域遍及东西马各地，且均为实名实地的报道；略以50年代《南洋商报》为例，就有甘马挽（Kemaman）、关丹（Kuantan）、哥打丁宜（Kota Tinggi）等地。（南洋商报，1949a、1957、1960）与第一则故事相比较，可发现麦耶辛捕鳄故事并不存在捉错鳄鱼的问题，是以不见“公审”；而其中的神奇诀窍似乎在于捕鳄过程中的神秘“交谈”，其云：“麦耶辛都曾经个别跟它们‘交谈’，谈的是些什么话，则非局外人所能悬揣。”

我们综合上述二则故事的内容，大体可以得出“公审鳄鱼”主题——这种向食人鳄鱼进行报复的故事类型——基本含有以下组成要素：“捕鳄咒术”、“鳄鱼辩辞”、“破腹验证”。这些要素各别在早期英殖民官员所采集记述的故事中都多有涉及，只是详略不一、细节也各异。以下我们一一分述。

（一）捕鳄咒术

根据各方记述，捕鳄方式基本较一致，大体不出于几根木桩和一只鸡。而作为关键点，则是咒语，如上述第一则故事中插木桩前的念咒、以及第二则故事中洒黄金粉念咒和捕鳄后的念咒。此外，三难（1967）文章中末尾还提到一位关丹巫师对黄金粉捕鳄法颇不以为然，并说：“马来亚鳄鱼真正喜爱的钓饵还是一只白鸡。”

洒黄金粉或是以白鸡作饵，我们无法查证究竟是婆罗洲与马来半岛的差异，还是其他因素。然而下文我们会看到，麦耶辛洒黄金粉的做法实则是有依据的。不过，白鸡钓饵的说法也不是无稽之谈，比如早期Maxwell根据霹雳州搜集的传说，确实就强调使用白鸡；当中更重要的是，Maxwell还清楚记下了捕鳄过程中所念的各种咒语。其云：（转引自Skeat 1900：284-285）⁶

每当捕鳄时霹雳州的马来巫师遵守以下这些程序：——首先，使用某种正规方式宰杀一只白鸡，即割断咽喉，部分血液必须涂抹于将其缚于铁钩当诱饵的绳索上（一般为藤制）。……当安好绳索时，须得重复以下咒语：“哦Dangsari，莲花，接受由Padang Gerinsing公主赐予你的；若你不接受，愿你的眼睛爆裂。”当诱饵投入水中，执行者则须向其吹气三次，抚摸三次，同时重复以下咒语三次，并在念咒时紧咬牙根且不得中断呼吸：“‘kun’安拉说，‘于是kun’默罕默德说；将钉子固定上。”⁷

⁵ 两篇英文《海峡时报》报道与三难文章所述的麦耶辛捕鳄一事大体一致，但三难增加了很多内容，包括事件及过程中的细节；因此三难文章绝非单纯新闻转述，相信他是综合各方的记载而写成的。

⁶ 以下所引原著为英文，为行文方便，本文一律译成中文，并将英文原文作为附注。下同。

⁷ 原文：Malay Pawangs in Perak observe the following methods of proceeding when it is desired to hook a crocodile:-To commence with, a white fowl must be slain in the orthodox way, by cutting its throat, and some of its blood must be rubbed on the line (usually formed of rattan) to which the fowl itself is attached as bait. When the line is set the following spell must be repeated: ‘*Aur Dangsari kamala sari, sambut kirim Tuan Putri Padang Gerinsing; tidak di-sambut mata angkau chabut*’ (O Dangsari, lotus-flower, receive what is sent thee by the Lady Princess Padang Gerinsing; if thou receivest it not, may thy eyes be torn out). As the bait is thrown into the water the operator must blow on it three times, stroke it three times, and thrice repeat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his teeth closed and without drawing breath: ‘*Kun kata Allah sapaya kun kata Muhammad tab paku*’ (Kun saith God, so kun saith Muhammad; nail be fixed).

这里记录的后一段咒语，与后来Winstedt（1951：82）的记录基本相同：

为了确保戴上诱饵的铁钩钩上鳄鱼的咽喉，那个马来人咬紧牙根且不中断呼吸地念着咒语：“‘任其是（Kun）’安拉说。‘于是乎是（Fayakunu）’先知说。让钉子固定上。”⁸

Winstedt还指出这种咒语的功效在于道出了食人鳄鱼的来源典故；并认为这种道出幽灵或妖兽来历以将之屈服的巫术，则实际源于印度宗教，只是马来巫术借用印度咒术的过程中将之伊斯兰化，是以“所有咒语的末尾现在都以穆斯林宣誓虔诚作结”⁹。上述咒语中的“Kun”与“Fayakunu”就是阿拉伯语；对此，Osman（1989：91）也指出：“伊斯兰给予了马来咒语一个相当于印度教‘Om’的神秘成分，即‘Kun’（‘任其是’）和‘Fayakunnu’（‘于是乎是’）。”¹⁰至于咒语中提到的“钉子”，则关系到鳄鱼的来历。

有关鳄鱼来历的咒术，关键就在上述Maxwell所记录的另一段关于“Padang Gerinsing公主”的咒语中。这是一则典故：（转引自Skeat 1900：283-284）

从前有个女子名叫Padang Gerinsing公主，她的祈求都受到真主的欢喜并获得接受。她由先知的女儿Siti Fatimah照料着。一天，她拿出陶土并将其铸成现今称为鳄鱼者的模样。她用来作为模子的是一块upih（槟榔树的外皮）。这成为了鳄鱼底部的表层。当她试着使该物体呼吸时它却断裂为碎片。如此重复了两遍。一次偶然间公主刚嚼过甘蔗，于是她排列一些甘蔗作为脊椎骨，而剥下的甘蔗皮则作为肋骨。在头上她放置一块尖石，并以郁金香粉（Kuniet）做成眼睛；尾巴则是由槟榔树叶和叶茎制成。她向真主祈祷这个物体能获得生命，然后它真的开始呼吸并且活动。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先知女儿Siti Fatimah的玩物；但没多久Padang Gerinsing变得老而弱，它开始叛逆并背弃她。于是Fatimah诅咒它，说：“你将成为海里的鳄鱼，你将无法享乐，并且你将无法感受欲求与渴望。”然后她使它没有牙齿与

⁸ 原文：To ensure that the baited hook should catch in a crocodile's gullet, the Malay clenched his teeth and recited without drawing breath:“‘Let it be (Kun), ’saith Allah.“And it is so (Fayakunu)”saith the Prophet. Fixed be this nail.’

⁹ 原文：every one of them now ended with the Muslim confession of faith.

¹⁰ 原文：Islam has given the Malay mantera the mystical equivalent of Hindu“Om”in“Kun”(“Let it be”) and“Fayakunnu”(“And it is so”).

舌头，并合拢其上下顎再钉上钉子。¹¹

捕鳄咒语中之所以提及Padang Gerinsing公主和“钉子”，正显示了利用对于鳄鱼来历的知识以取得对其控制的原始巫术痕迹。

这里提及“以郁金香做成眼睛”就与前述麦耶辛洒黄金粉捕鳄的做法相关联。后来诗琪（1959）也曾转述一段与Maxwell同样的传说，并补充说：

据说，鳄鱼因双目乃郁金香粉所变，所以千百年之后，仍极畏忌郁金香粉，无论多凶残的鳄鱼，只要遇到这种克星，也会失去抵抗能力。

可见，如上文说的，麦耶辛洒黄金粉的做法并非是毫无依据的。只是同属黄色粉末，极普通的郁金香何以变成昂贵的黄金粉，又是何时变化的，这就无从考证了。

此外，Skeat本身从雪兰莪州冷岳河（Langat River）一位捕鳄巫师口述的记录中也利用与Maxwell所述相同的咒术。Skeat这段记录应是目前所见最详尽的捕鳄巫术过程，其中包括对于各种工具的素材及其采集等都无一疏漏地完整记录；当然也包括各种咒语。Skeat一一记录了巫师在各个环节中使用的仪式与咒语，为我们提供了其他记述中所未见的细节，如选取并砍伐用作木桩的树、制作并插入木桩、杀鸡作为钓饵并安上钓钩、划木船模仿鳄尾拍打水面以吸引鳄鱼，到后来鳄鱼上钩的各个环节的仪式与咒语，以至于最后将鳄鱼提出水面凑近前问它“*Angkau menangkap Si Anu?*”，意即“是否是你抓走了某某人”。（Skeat 1900: 295-302）至此我们终于知道了上述麦耶辛所谓“吹气”跟鳄鱼“交谈”说的究竟是什么话了。

关于鳄鱼来历咒术，Skeat记录的咒语中都一再重复使用。比如装上钓饵时，念咒云：

哦，Si Jambu Rakai，我知道你的来历；
甘蔗一共四十四节是你的骨头，
陶土铸成你的躯体；

¹¹ 原文：There was once upon a time a woman called Putri Padang Gerinsing, whose petitions found great favour and acceptance with the Almighty. She it was who had the care of Siti Fatimah, the daughter of the Prophet. One day she took some clay and fashioned it into the likeness of what is now the crocodile. The material on which she moulded the clay was a sheet of *upih* (the sheath of the betel-nut palm). This became the covering of the crocodile's under-surface. When she attempted to make the mass breathe it broke in pieces. This happened twice. Now it chanced that the Tuan Putri had just been eating sugar-cane, so she arranged a number of sugar-cane joints to serve as a backbone, and the peelings of the rind she utilised as ribs. On its head she placed a sharp stone, and she made eyes out of bits of saffron (*kuniet*); the tail was made of the mid-rib and leaves of the betel-nut frond. She prayed to God Almighty that the creature might have life, and it at once commenced to breathe and move. For a long time it was a plaything of the Prophet's daughter, Siti Fatimah; but it at length became treacherous and faithless to Tuan Putri Padang Gerinsing, who had grown old and feeble. Then Fatimah cursed it, saying, 'Thou shalt be the crocodile of the sea, no enjoyment shall be thine, and thou shalt not know lust or desire.' She then deprived it of its teeth and tongue, and drove nails into its jaws to close them.

槟榔树的根须是你的血管，
 糖液成为你的血，
 一块烂布是你的皮肤，
 而槟榔叶的叶茎是你的尾巴，
 腌制的pandanus做成你的背鳍，
 而berembang树的尖吸盘是你的牙齿。¹²

此外，鳄鱼被钩住后巫师与之搏斗，口中也不停念咒：

我知道你是从什么源头蹦出来的，
 你从Fatimah那里取得你的来历。
 你的骨头是甘蔗节（做成的），
 你的头是由可可树的卷叶做成，
 你胸部的皮肤是由棕榈树的叶壳做成，
 你的血液源自大红花，
 你的眼睛源于东方的星星，
 你的牙齿源于berembang树的尖吸盘，
 你的尾巴源于槟榔树的芽茎。¹³

Skeat这里记录的鳄鱼的“制作”过程比起Maxwell记录的详细得多。虽然细节稍有些不同，但无论如何，他们所记录的鳄鱼来历故事无疑同出一源。只是Skeat的各种咒语中再也不见Padang Gerinsing公主的踪迹，而只剩下Fatimah，这也许又是进一步的“伊斯兰化”。

¹² 原文：Ho, Si Jambu Rakai, I know your origin;
 Sugar-cane knots forty-four were your bones,
 Of clay was formed your body;
 Rootlets of the areca-palm were your arteries,
 Liquid sugar made your blood,
 A rotten mat your skin,
 And a mid-rib of the thatch-palm your tail,
 Pickles of the *pandanus* made your dorsal ridge,
 And pointed *berembang* suckers your teeth.

¹³ 原文：I know the origin from which you sprang,
 From Fatimah did you take your origin.
 Your bones (she made from) sugar-cane knots,
 Your head from the cabbage of a cocoa-nut palm,
 The skin of your breast from the leaf-case of a palm,
 Your blood from saffron,
 Your eyes from the star of the east,
 Your teeth from the pointed suckers of the *berembang* tree,
 Your tail from the sprouting of a thatch-palm.

其实，对于上述咒术与咒语，我们固然同意Winstedt所诠释的“伊斯兰化”，但说到这些都源自于印度宗教与巫术，包括Maxwell也暗示将上述Padang Gerinsing公主故事的源头归于印度，我们却觉得倒未必尽然。

首先，道出幽灵或妖兽来历以破除其诅咒并对其施加控制，即通过获取对幽灵或妖魔来历的知识以致胜，这在很多民间信仰（folk beliefs）中都很常见，中外民间故事中也有大量例子¹⁴；而此中最著名的则莫过于格林兄弟所收集的Rumpelstiltskin故事：王后在说出这个“古怪的姓氏”¹⁵之后便解除了小矮人的定约束缚并使其自身撕成两半。另外，这类模式在鳄鱼故事中也很有见，如下文“鳄鱼化生”一节也将会提及的只要说出鳄鱼化生前的人类名字就能不受其伤害的故事类型。此外，公主用陶土、槟榔叶和甘蔗混合成鳄鱼，赋予生命，但鳄鱼却不感恩；根据这一种模式，瑞士民间文学专家吕蒂（Max Luthi）曾记录两则流传于欧洲的故事。第一则发生于戈圣纳高山，牧民“用破布做了个娃娃，叫做迪梯托尔格”，后来“托尔格真的变活并且开始说话”，最后它变得暴戾无法控制，甚至将牧民撕开皮。另一则是希腊童话：一个公主“想为自己制作一个男人。她取来一公斤杏仁、一公斤白糖和一公斤麦粳，把它们掺和在一起，捏了一个男人，将它放在房子的圣像前。然后，她跪在地上开始祈祷。她祈祷了整整四十个日日夜夜。四十天后，上帝赋予这个麦粳男人真的生命。大家叫他西米格达里先生或麦粳先生。”这个男人后来却被“远方的一个王国里”的女王捉走了；而当然作为童话，结局必然是愉快的，所以最后公主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寻回了麦粳先生。（吕蒂 1995：44-54）

（二）鳄鱼辩辞

上述“公审鳄鱼的趣剧”中，三难（1967）记录鳄鱼辩护律师的辩辞如下：

辩护律师当即起立代为答辩，诉说该少女不应暴露肉体在河流中冲凉，突然引诱鳄鱼吃下肚去，而且事实上，因为该鳄鱼饿极，饥不择食才吃掉她，而且她既碰到了它，情不自禁，她必然被它吃掉。由此可知罪在该少女，而不在鳄鱼云云。

如此辩护似乎牵强，难怪鳄鱼最终仍判有罪。但我们在早期记录的故事中，鳄鱼为自己辩护的方式则主要是归咎于河水淹死而非自己杀害。如Skeat（1900：290）云：

每当捕获到猎物，鳄鱼会将其拖入水中，然后或者试图在红树沼泽软厚的烂泥中使其窒息，或者推至凸出或伸展的根部中，目的就是要其溺毙，而它则退到一旁在近距离内观察。过了一段它认为足以达成其目的的间隔，

¹⁴ 比如从某种意义来说，《西游记》中的大量孙悟空降魔故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属于这种利用对于妖魔来历的知识最终以降服妖魔的，又如同时被中美学者赞为“一座神话、传说和神奇事实的宝库”（科尔伯特，2002）和“有着极为深邃的欧洲文化的底蕴”（刘绪源 2012：70）的《哈利波特》，其中的咒语巫术也很常见是以对方真实来历的知识取得致胜的。

¹⁵ Rumpelstiltskin，徐璐等（2001）中译为“古怪的姓氏”。

它便将溺毙的尸体扶至水面上，然后“召唤太阳、月亮和星星作为见证人”，说它并没有犯下杀人罪——“并非我杀害你，水杀害了你。”¹⁶

鳄鱼如此仪式进行三次，以见证其清白。而Skeat（1900：291-292）也确实清楚记下了在雪兰莪地区的三个利用鳄鱼等待猎物自行淹死的这种“习惯”而逃生者的经历，他们分别为Lebai Ali、Si Ka和一个巴生殖民政府里工作的年轻人。

另外，Harrison（1916）也曾记录一个叫Mat Palembang的咖啡园苦力，有一天见到死去的父亲及兄妹的幻象，并险些受其引诱而留在了死亡界。值得提的是其兄长本死于鳄害，但幻境中他却为鳄鱼辩护道：

鳄鱼非常轻柔地捉住我且丝毫未施加伤害，它将我再一次扶至水面后便又沉入水底，并且拖着我往其巢穴，然后将我的身体插入河岸底的杂木堆下。由于无法呼吸，我是在那里死去的，但却并非死于鳄鱼的啃噬。过了许多天鳄鱼才又回来，并将那些撕咬我身体成碎片的鱼群赶走，然后接下来十天都待在那里并未进食。但是它却最终遭遇不幸，它被诱饵钩住并拖往岸边，四肢被藤条绑缚，然后装到船上送至白人长官那里；白人长官用枪射它，痛击其头部致使它死亡。（Harrison 1916：62）¹⁷

这里仍是以河水淹死为死因，而非鳄鱼啃噬。非常有趣的是，这里是由受害人自己“现身”说法为鳄鱼辩护，而非鳄鱼自己的片面之词。相信如果是“公审”，辩护律师能以此有力证词，鳄鱼相信必能逃过一劫。

以上种种，又似乎让我们回想起鳄鱼源自于古老埃及的伪善者形象，即所谓的“鳄鱼泪”：相传鳄鱼千方百计将人弄死后，一边吃人一边流泪。

（三）破腹验证

如何确定被捕的鳄鱼就是真凶，这绝不仅仅是旁听“公审”的两位白人游客才有的疑惑。三难（1967）所记录族长的回答可提供一种说法。实际上，Skeat（1900：297）

¹⁶ 原文：Whenever it effects a capture the crocodile carries its victim at once below the surface, and either tries to smother him in the soft, thick mud of the mangrove swamp, or pushes him under a snag or projecting root, with the object of letting him drown, while it retires to watch him from a short distance. After what it considers a sufficient interval to effect its purpose, the crocodile seizes the body of the drowned man and rises to the surface, when it calls upon the Sun, Moon and Stars to bear witness that it was not guilty of the homicide——‘Bukan aku membunuh angkau, Ayer yang membunuh angkau.’

¹⁷ 原文：Very gently did the crocodile seize me and hurt me not at all, and having lifted me again to the surface, he sank again below, and bore me away to his haunt, wedging my body beneath a holt deep down below the bank of the river. There did I die, gasping for breath, yet not dying from the bite of the crocodile. And after many days did the crocodile come, and chasing away the fish that gnawed at my body swallowed it in pieces, and thereafter lay ten days taking no food. Yet at the end he incurred misfortune, being taken on a bait and dragged to the bank, and his limbs being bound with rattan, he was put into a boat and was brought to the white magistrate, who shot at him with a gun, wounding him in the head so that he died.

在上述记录的捕鳄仪式与咒语中，安插木桩的念咒就有这么一段：

祈愿，海中之王，海潮的神祇，
我只请求索要“有罪的”（鳄鱼），
请您助我放过那些无辜的，
并驱使那条吞噬了某某人的罪犯出来。¹⁸

可见捕鳄咒术能保证捉到真凶，也即是说，在捕到鳄鱼之前就已确保不会捕错。此外，关于寻找真凶，Skeat（1900：293）另外还为我们记录了一则采自拉律（Larut）的奇闻：

一个马来人在拉律被一条鳄鱼拖走并吞噬，而一个绰号Nakhoda Hassan的Batu Bara人被委任寻找真凶。在水面洒了一些常用为祭祀的米糊（Tepong Tawar）和“大红花”饭之后，他大声向河里不同部落的鳄鱼召唤，命令它们现身于水面上。我的情报人宣称不下于八至十条鳄鱼真的现身了，然后巫师指示它们，除了有罪的那条以外，其余统统都沉回水底。过一小段时间，就只剩一条鳄鱼留在水面上，而这条鳄鱼被杀死并剖腹检验后，发现腹内存有被它杀害男子的衣物。¹⁹

通过各种故事，我们会发现“破腹验证”是最有效、最常见，更是最终极的方法。但由于咒术的保证，巫师都很确定上钓的鳄鱼必然是真凶，因此所谓“验证”其实就是证实其神通而已。因此Harrison（1916：69-70）如此记下了自己的亲身见闻：

在这个事件中诱饵正恰是被鳄鱼咬住了，而当地居民中则鲜少会对巫师的巫术能够抓住真正犯罪的鳄鱼表示怀疑。谁都得承认河中确实有很多鳄鱼，但你的巫师决不允许任何普通的或者游荡的鳄鱼有丝毫机会咬上为了捕获真凶而准备的诱饵。其实并非饥饿驱使那条猛兽吞下饵鸡或铁钩；咒语

¹⁸ 原文：Pardon, King of the Sea, Deity of Mid-currents,
I ask only for the 'guilty' (crocodiles),
The innocent do you assist me to let go,
And drive out only the guilty which devoured *So-and-so*.

¹⁹ 原文：A Malay had been carried off and devoured by a crocodile at Larut, and a Batu Bara man, who went by the sobriquet of Nakhoda Hassan, undertook to discover the culprit. Sprinkling some of the usual sacrificial rice-paste (tepong tawar) and 'saffron' rice upon the surface of the river, he called out in loud tones to the various tribes of crocodiles in the river, and summoned them to appear on the surface. My informant declares that not less than eight or ten crocodiles actually appeared, whereupon the Pawang commanded them all to return to the bottom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one which was guilty. In a few moments only one crocodile remained on the surface, and this one, on being forthwith killed and cut open, was found to contain the garments of the unfortunate man who had been captured by it.

是有其威力的，……²⁰

其中提到的咒语就如上述Skeat所记录的。而就像Harrison所说，民众一般不怀疑巫师会抓错鳄鱼，因此民间故事中最后的破腹验证都在在佐证这一点。然而Harrison作为实地实景的观察记录，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天壤之别的“破腹”现场：

那个执行者，或说是验证调查官，是个从邻近市场里找来任事的华人。他是个做屠猪买卖的，因此其工具都齐备。以其长期熟练而精确的技术，那个屠猪人开始了工作。……那个华人屠猪者，以其经验练就的麻木，掏出并高举一根看来像人类毛发的东西。然而很快地疑虑就以违反一般实证经验的方式被一个马来人否决了，他声称那是来自森林中某种棕榈树的纤维。……这回他掏出一块圆而薄的东西。“那是Dolah的头盖骨。”一个马来人很自信地宣称。但却完全看不出他是根据什么将之联想及于Dolah的头盖骨；而当另一个接过那块东西的人很权威地宣布“这是一块瓦片”，那个宣称为Dolah头盖骨的人虽退却了却仍喋喋不休。接着暴露于阳光下的是一堆骨头，还有极恐怖的，白而善良的牙齿。我的神经开始崩溃；我再也受不了眼看着同是人类的脆弱残片被如此恶心地展示着。这时是群众的惊呼声使我振作：“这些肯定是Dolah的骨头，那些牙齿也是。把它们都收集起来。”有人递过一块手帕，但那个华人却拒绝使用。然后围观的群众和受害者的亲人开始感到愤怒。“为什么这个华人如此放肆地拒绝收集那个可怜的受害者的残骸？”当受质询时，那个华人只是莫测高深地笑笑，却仍保持着居高自傲，而他也仍然手持着那些骨头与牙齿。最终，当被持续的喧哗迫使其回应时，他站起身来说：“这些并非人类的骨头，而是猪的骨头。”仅以一种纯粹而开放式的怀疑论，群众向其吼叫着他们凭什么能如此断定，而那个华人得等好一会儿才有机会回话；这时，非常坚决地，他简单的一句话为其此前的言论敲下一个最终定音：“我不就是一个屠猪

²⁰ 原文：In this particular instance the bait was duly taken by a crocodile, and there was little doubt in native circles that the magic of the wizard had arranged that the right crocodile was caught. That there are many crocodiles in a river was acknowledged, but your wizard will not allow that any chance, common, or wandering crocodile takes the bait set for the murderer. It is not hunger that moves the beast to gorge the fowl or its hook; spells have their power,……

买卖者吗？”然后众人都信服了。²¹

这样的实况记录，虽然有点戳破了我们在民间故事中建立的神幻世界，但却能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和剖析民间故事中的某些内涵。

三、“镇港鳄鱼”主题故事

林豪《后鲋鱼叹》诗中所记“镇港鳄鱼”故事非常详尽，有云：（转引自谢云声，1968）

独有篱笆侧，一鱼含佛性。渔人架屋水之湄，屋下流波任游泳。相望相习不相残，可狎可呼可出听。老渔口称本头公，回头倾耳语话柄。晨夕萃处若一家，镇港多年能镇定。何处来恶鳄，越境图侵袭。此鱼先示梦，恍惚求援兵。渔者警觉鸠众待，携枪礮石临海涇。但见巨鳞蔽海至，此鱼率队中流迎。喋血涛头浊雾涌，冲锋阵脚狂雷轰。地动天摇海水立，扬牙舞爪波臣惊。口颊随伤犹鏖阵，况有臂助来众擎。战血淋漓不返顾，终退大敌安民生。

林氏提及的“本头公”，就是李永球（2009）文章中提过的“伯公鱼”。这是马新华人民间普遍对鳄鱼的称谓。关于“镇港鳄鱼”主题故事，民间流传很广，通常称作“镇港鳄”，且很多都与“白鳄鱼”相联系。

²¹ 原文：The operator, or investigator-in-chief, was a Chinese pressed into the service from the neighbouring market. He was a pig-slaughterer by trade, and handy with his tools. With the cultured precision of a master-hand, the slaughterer of pigs began his work. The Chinese pig-slaughterer, with the callousness of his trade, produced and held up something which looked like human hair. The question was decided against the realists by a Malay, who declared it to be the fibre of a certain jungle palm.....This time he fished up a rounded, thin piece of something. 'That is Dolah's skull,' confidently declared a Malay spectator. What intimate acquaintance with Dolah prompted him thus to recognise the piece of skull did not appear; and when someone else, after handling the relic, declared with authority, 'This is a piece of tile,' the identifier of Dolah's skull retired in some disorder. Next came to the light of day a handful of bones, and, horror of it all, white and shining teeth. My nerves began to fail me; I could not longer stand and see the frail relics of a fellow-man thus loathsomely exhibited. The exclamation of the crowd recalled me to myself: 'Certainly these are the bones, and also are these teeth, of Dolah. Let them be collected.' Some one tendered a handkerchief, which the Chinese refuse to use. Then the crowd and the dead man's relatives became annoyed. 'Why should this Chinese person thus wantonly refuse to gather up the poor remains?' Interrogated, he smiled inscrutably, yet with a superior air, and he continued to hold the bones and teeth in his hand. At last, forced by insistent clamour into action, he rose from his knees and said, 'These be not bones of man, but pigs' bones.' With an open and a natural incredulity, the crowd howled at him that he knew nothing of such things, and it took some time to get the man a hearing; when, with a strong insistence, a final clinching of his former statement, he said simply, 'Am I not a pig-slaughterer by trade?' Then we were convinced.

1983年新加坡《联合晚报》就曾作过一篇专题报道，其中有一篇记录一位老人述说“卅年前，加冷河口有两只鳄鱼”，“当年加冷河一带的渔人都相信，这两头鳄鱼是‘镇海神’。”（联合晚报，1983a）另外还有一篇记载“白鳄鱼的传说”，提到：

据南马某渔村的一些老渔民们说，白鳄鱼是善神的使者，被派到河口来防备黑鳄鱼的为害，它们不伤害人。如果白鳄鱼和黑鳄鱼在河中交战起来，那就是不祥的预兆，老人们说日军占领渔村的前夕，有人就曾见到白鳄鱼和两只黑鳄鱼交战，虽然黑鳄鱼都负伤逃走了，可是渔村也在第二天遭到铁蹄的无情蹂躏。渔民们都相信白鳄鱼是在守卫着河口，也相信它的善良，因为渔民们没在河口看见过黑鳄鱼，也没有听过有人在河口为鳄鱼拖去。（联合晚报，1983b）

根据上述几则故事，加上各方搜检的相关资料，我们同样可以大体得出“镇港鳄鱼”主题——这种鳄鱼保护人类或与人类共处的故事类型——中的几个组成要素：“守护鳄鱼”、“鳄鱼化生”、“白鳄传说”。我们以下进行分述。

（一）守护鳄鱼

鳄鱼镇守港口、河口，并与群鳄搏斗保护人类的故事，以采集中北马地区民间故事为主的早期英殖民官员的著作中似乎并未见到。如上述《联合晚报》记载，新加坡和南马地区似乎都流行这一类型故事，即使是林豪《后鲋鱼叹》的取材，也是其游历新加坡时所得。我们当然无法由此断言中北马没有这类题材的故事。但值得注意的是，檳城威南和霹靂北部的两种流传较广的鳄鱼守护故事则都是与当地富豪的发迹相关；这是上述“守护鳄鱼”故事中所未见到的类型。比如王琛发（2011）提到威南一带流传的许武安父亲许佬合坐着鳄鱼渡河逃生的故事：

许佬合升职工头之后受人妒恨，惹起杀身之祸，只得漏夜把椰树桐当成木筏，从海上离开峇都交湾，逃到邻镇寻找同伴，等他上了岸才知道自己坐在一条鳄鱼身上。如此，许佬合发迹，便不再是他个人的事，而是联系了潮人信仰‘大伯公鱼’（鳄鱼）是伯公水路座驾的说法。

至于瓜拉古楼（Kuala Kurau）王仙水的发迹故事则更与鳄鱼紧密相连：王仙水本随其父亲捕鱼，偶然发现一条白鳄鱼并天天给它喂食，自此发财致富，由普通渔户而最终开创掌控檳威一带海陆运输，并兼营各种贸易与开发业务的“连盛栈”。

然而，故事流传中难保后来母题的类推与借用，比如王仙水的故事，其中一个版本则补充说明了白鳄鱼是镇守港口，保境安民的。²²又举例如地处吉辇河（Sungai Krian）中游段的高渊（Nibong Tebal），曾于1995年捕获一条金鳄鱼，当时市民便普遍流传其

²² 根据本文采访王仙水侄儿王木明先生，以及瓜拉古楼老居民江振森先生的口述资料，故事主要内容大致无异。只是江振森先生在故事末尾又补充说明白鳄鱼镇守瓜拉古楼的入港海口，保护地方与居民。

为高渊的“镇港灵兽”。（陈绣郦，2015）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南马渔村白鳄鱼大战黑鳄鱼的故事相类似的，还有雪兰莪新古毛（Kuala Kubu Bharu）的传说：

旧古毛的湮没与新古毛的兴起，都与白鳄鱼传说大有关系。据称，约百年前，当时还是英殖民地的旧古毛，只有英军县长有资格拥有长枪。有一天，忽然下起大雨，以致古毛河河水高涨，当时，县长凑巧梦到有一头白鳄鱼托梦告诉他，它正与一头黑鳄鱼搏斗，而它因为感觉自己会败给黑鳄鱼，遂要求县长助它一臂之力，开枪射死黑鳄鱼。县长梦醒后，半信半疑地跑到桥下观望，他果然看到一对黑白鳄鱼在河中搏斗，情急之下，他随手拿起长枪射向河中，却不小心射到白鳄鱼。过后，只听到一阵哀号传来，接著雷电交加，负伤的白鳄鱼猛然往河床乱窜，最后导致河岸崩堤，洪水近乎淹没整个旧古毛。水患浩劫后，英军把村民安顿至新古毛，从此，古毛河满是黑鳄鱼，英军为顾及村民安全，常率队射击黑鳄鱼，渐渐的，黑鳄鱼往下流游至与双文丹比邻的甘榜双溪佐河（Sungai Choh），从此，当地人将之称为鳄鱼河（Sungai Buaya）。目前，旧古毛也被唤作Ampang Pecah，意即“破了的臂腕”，据说，这个名称也是源自白鳄鱼撞崩河岸的传说。（张欣薇，2010）

按此二则故事，似乎都暗示着白鳄鱼守护城镇的含义，南马的故事更直说“渔民们都相信白鳄鱼是在守卫着河口”，然而仔细检验，这个结论实际上无法从故事的直接内容中得出，反而比较明显的是白鳄鱼战黑鳄鱼的现象似乎预示着大灾难的来临。这一点我们会在下文讨论“白鳄鱼”母题时解说。

另外，与王仙水故事同类情况的，也见于著名的彭亨州芝尼湖（Lake Chini）白鳄鱼传说；即其基本故事内容外也流传着一两则强调白鳄鱼作为守护者的。比如1962年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一支皇家炮兵队在芝尼湖遇到当地原住民，一位Walter少校复述原住民的话，说：（The Straits Times, 1962）

显然的，他说，白鳄鱼是湖中其他鳄鱼的王，而原住民则说它住在湖中一隅Lubok Gumum底下的一个洞穴里。他们说白鳄鱼拥有自己的亲卫，而当彭亨河里的其他普通鳄鱼打算进入湖中时，它们就会杀了这些鳄鱼。²³

至于上述南马新加坡一带流传的人鳄共处“相望相习不相残”的故事，Skeat（1900：287）也曾复述霹雳州某Mr Wray所采集的故事：

²³ 原文：Apparently, he said, the white crocodile was the king of the other crocodiles living in the lake, and the aborigines said it lived in a cave under the water at Lubok Gumum, a part of the lake. They said the white crocodile had its own guards and if any ordinary crocodile from Sungei Pahang entered the lake they would kill it.

在这个课题上，值得一提的是在Port Weld曾有一条温驯的鳄鱼，它能听任叫唤前来。马来人定时喂养它，且说它并不凶残，它不会伤害人。每年来到Port Weld，或者称作十八丁，的游客们都见过它；它是一条很好的巨兽，其头上还长着一撮海藻。²⁴

这似乎与林豪所记的神鳄，“老渔口称本头公，回头倾耳谳话柄”，有彼此相通之处。

其实，早期英殖民官员也确实曾记录一些中北马地区流传的鳄鱼作为守护者的故事，只是其守护方式与守护对象则不同。比如Skeat（1900：68）曾转述雪兰莪州George Bellany采集的一则故事：

Bellany先生讲述一个Abdullah国王爱上一个名叫Miriam的婢女的故事，而这个婢女后来因被幽灵带走而消失了……。Abdullah国王死后埋在一棵榕树脚下。Bellany先生总结说：“如果你偶然在雪兰莪河口见到一条巨大的鳄鱼，优游地浮在水面，当心别去骚扰它：那只不过是鳄鱼精灵，这是Abdullah灵魂有时会幻化的形象。当在海滩上行走时，若你见到一头巨大的老虎就让它顺利经过。那只不过是Abdullah国王的鬼魂，而作为证据你会发现它不会在沙滩上留下足印。……”²⁵

对此，Winstedt（1951：22）曾做过诠释，他说：

（与马来君主一样）巫师坟墓也是祈愿者们的庇护所，然而如果这些人忘了祭祀作为实现愿望的回报所应允的羊或鸡，则将冒着受到报应的风险。这些坟墓，多数都立在巨树底下，通常都有人虎守护，有一些则有鳄鱼守护。²⁶

²⁴ 原文：While on this subject, it may be worth mentioning that at Port Weld there used to be a tame crocodile which would come when called. The Malays fed it regularly, and said it was not vicious, and would not do any harm. It was repeatedly seen by the yearly visitants to Port Weld, or *Sapetang*, as the place was then called, and was a fine big animal, with a bunch of seaweed growing on its head.

²⁵ 原文：Mr Bellany tells how one Raja Abdullah fell in love with a maiden named Miriam, who disappeared and was supposed to have been taken by the spirits Raja Abdullah died and was buried at the foot of the fig-tree. Mr Bellany concludes: 'If you ever happen to see a very big crocodile at the mouth of the Selangor river, floating listlessly about, be careful not to molest it: it is but the buaya kramat, which shape the spirit of Raja Abdullah sometimes assumes. When walking along the *pantai* (shore), if you chance to meet a very large tiger let him pass unharmed. It is only Raja Abdullah's ghost, and in proof thereof you will see it leaves no footmarks on the sand.'

²⁶ 原文：(As in Malay rulers) The graves of magicians have also been the resort of supplicants, who risk tribulation if they neglect to sacrifice the goat or cock vowed for the fulfilment of their requests. Such graves, many of them under great trees, are often guarded by were-tigers and a few by crocodiles.

可见由鳄鱼或老虎守护君主或巫师坟墓，是民间普遍信仰。而马来君主与巫师多葬于巨树下则又源于古老的升天信仰，Winstedt（1951：13）记述：

这种君主和巫师，区别于平民，经由埋葬于树下而死后升天的概念，与人虎的概念一样，源自于安达曼群岛的矮黑种人，而零星地流传于马来群岛。²⁷

在此Winstedt仍坚持认为不论是死后葬于巨树下，或是墓地有老虎、鳄鱼的守护，都是源于南亚地区的宗教影响。

无论如何，鳄鱼作为守护者形象，早期英殖民官员根据其中北马民间采集所记录的，其守护对象仅限于君主与巫师墓地；这似乎与同区域华人间流传的鳄鱼故事有相通之处，比如许佬合与王仙水的故事，其中鳄鱼均作为尊贵人物守护者的形象。无论如何，早期英殖民官员采集的故事并未见到林豪诗中所提及的镇守港口守护渔民百姓的故事。然而二者之间，我们却仍能看到一些共同要素的，如体形巨大或有神异、徘徊于河口、任其优游不可骚扰，等等。

（二）鳄鱼化生

前文讨论鳄鱼来历咒术时谈过，有些人类化生为鳄鱼的故事类型中，道出其姓名就能免于鳄害，这实际也是鳄鱼来历咒语的一种。

有关人类化生为鳄鱼的故事，即这里称作“鳄鱼化生”故事，早期英殖民官员记载的相当多。这些在Skeat看来其实就是“鳄鱼起源”故事（Origin of the Crocodile），而他大致将之分为两类，并称：“关于鳄鱼起源的故事，至少有彼此不相融合的两种故事类型在流传着。”（Skeat 1900：282）²⁸

他所提的两种类型，其一即上文曾引述的Padang Gerinsing公主的故事，另一类则是人类化生鳄鱼的故事。Skeat（1900：285-286）转述Maxwell的记录云：

有一个女人的孩子才刚会坐起来，她给孩子取名叫Sarilang。一天她带孩子到河边洗澡，但过程中不小心手滑孩子掉进河里。她惊恐并哭泣，但她不会潜水所以只好独自回家。那天夜里她做了个梦，梦见孩子出现并说：“别哭泣了，妈妈，我已经化生为一条鳄鱼，而我现在叫Toh Sarilang。如果你想见我，明天就到你丢失我的地点来。”于是第二天早上，母亲赶赴河边便叫唤孩子的名字；孩子浮出了水面，她见到孩子虽然上半身仍是人类，但从腰部往下已化为鳄鱼。这时孩子说：“十四天后再回来，记得带上一个鸡蛋和香蕉。”她于是等十四天后又再回来，并叫唤孩子的新名字（Toh Sarilang）；孩子再次浮出水面，她见到他连上半身都已化

²⁷ 原文：The idea that, unlike common folk, chiefs and magicians ascend to an upper-world occurs with tree-burial among the negritos of the Andamans, and like the idea of a were-tiger is sporadic in the Malay archipelago.

²⁸ 原文：Of the origin of the Crocodile two conflicting stories, at least, are told.

成鳄鱼了。于是她给他鸡蛋和香蕉，他则吞了下去，然后说：“每当鳄鱼变得凶暴（*ganas*），而开始进攻人类，拿出一根香蕉、一个鸡蛋，和一把炒过的米；在河面洒过米之后，将鸡蛋和香蕉留在岸边，一面做一面口里念着我的名字，那鳄鱼的凶暴就会立即平息。”²⁹

这里，Toh Sarilang作为安抚鳄鱼的咒语，也即是念咒人道出了鳄鱼的来历。此外，Skeat所带领的剑桥大学考察团也曾记录一则同样类型的故事：说一个叫Ragam的船长带着妻子在Jering地区航行，因妻子厌烦他的滋扰并警告不准打扰她缝衣而他不听，最终被妻子用缝针刺入心脏死去。故事接下来的发展如下：（Skeat 1901: 93-94）

但当他们到达Jering，她把尸体埋在Banggor，然后Nakhoda Ragam的灵魂进入一条老鳄鱼的体内。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还保留这样的传统，当这一带出现一条大鳄鱼时，居民就会口诵：“Nakhoda Ragam，你的子孙们请求你放行。”而鳄鱼就会立即沉入水底消失。³⁰

同样故事类型还有如李永球（2009）记录的：“老人家常说，设使在山遇到虎，在水遇到鳄鱼时候，就大声向大伯公祈求‘大伯公多隆’，大伯公就会来相助，能保平安无事！”这与上述叫唤化生者姓名以道出鳄鱼来历的咒术，其实也是异曲同工的。

实际上，这类祈求“大伯公”的事迹并不少见于早期报章新闻，且是“真人真事”，如1949年《南洋商报》曾记新加坡某“捕虾夫夜战巨鳄鱼，哀求大伯公始脱险”的新闻，谓其人遭鳄鱼紧咬右手臂后：

²⁹ 原文：There was a woman who had a child which had just learnt to sit up (tahu dudok), and to which she gave the name of 'Sarilang'. One day she took the child to the river-side in order to bathe it, but during the latter operation it slipped from her grasp and fell into the river. The mother shrieked and wept, but as she did not know how to dive she had to return home without her child. That night she dreamed a dream, in which her child appeared and said, 'Weep no more, mother, I have turned into a crocodile, and am now called "Grandsire Sarilang" (Toh Sarilang): if you would meet me, come to-morrow to the spot where you lost me.' Next morning, therefore, the mother repaired to the river and called upon the name of her child, whereupon her child rose to the surface, and she saw that from waist downwards he had already turned into a crocodile, though he was still human down to the waist. Now the child said, 'Come back again fourteen days, and remember to bring an egg and a plantain (banana).' She therefore went again at the time appointed, and having called upon him by his new name (Toh Sarilang), he again came to the surface, when she saw that from the waist upwards he had also turned into a crocodile. So she gave him the egg and plantain, and he devoured them, and when he had done so he said, 'Whenever the crocodiles get ferocious (*ganas*), and commence to attack human beings, take a plantain, an egg, and a handful of parched rice, and after scattering the rice on the river, leave the egg and the plantain on the bank, calling upon my name (Toh Sarilang) as you do so, and their ferocity will immediately cease.'

³⁰ 原文：But when they reached Jering, she buried the remains at Banggor, and the spirit of Nakhoda Ragam entered the body of an old crocodile. That is why, it is still the custom, whenever a big crocodile appears in these parts, for folk to say: 'Nakhoda Ragam, your grandchildren beg leave to pass,' when he will immediately disappear beneath the surface.

彼惟有死力拉紧木柱，与其拼命肉搏，更有一次险被摔落水中二尺深之处，如此挣扎约有十分钟之久，彼连频呼出哀求“多郎，大伯公”十几次，鳄鱼始松其牙齿而退，徐徐转身向海中游去云。（南洋商报，1949b）

报章甚至将其人姓名、年龄、住址一并清楚刊载，以证明报道之实。

而由于各地白鳄鱼能保护人类的正面形象，白鳄鱼传说也往往穿插出人类化生的故事模式来。比如下一节要谈的北婆罗洲伊班族勇士化生为白鳄鱼的传说；另外，浮罗交怡的白鳄鱼化生故事甚至就与Toh Sarilang传说前半段的故事模式完全相同。

无独有偶，Toh Sarilang的故事也见于北大年（Pattani）的传说。刘湘茵所转述的这则故事比Maxwell所记稍有不同，也详细得多。故事提到“鳄鱼的幽灵占巫拉卡”作为北大年河的河神；说一个叫丝里兰的孩子溺水化身一条白鳄鱼，并托梦其父亲说自己被占巫拉卡收作儿子，要父亲“预备三碟满满的米，一碟黄米，一碟红米，和有一碟炒熟的米，带着这些东西和三枝蜡烛，放下沿岸我跌倒溺死的地方”，进行拜祭，说：“以后的鳄鱼会进步得更加凶猛，并且会袭击村民们。但你要照着今早一般的拜祭，那么我们的保护人鳄鱼的幽灵将接受你的供献，管制他的大军队，停止侵略乡村和伤害人类。”后来更在河边建设神龛，丝里兰的父亲甚至成了村民的代理：

他们都相信那鳄鱼孩子的父亲有特别的权力来保护他们。有时偶逢有鳄鱼逾常的毒害事故时，他们便照例来找他，要他去缓和镇静河中的幽灵。于是他便照着他以前梦后第一次早晨那样的点燃三枝蜡烛在那神龛里，和散布三碟米于河中。以后，鳄鱼群便离开乡村，游往上河道他们的自然巢窟去。这神迹也就表示鳄鱼的幽灵占巫拉卡接受了人们的供奉。（刘湘茵，1954）

故事前半段与Maxwell所记大体相似。有趣的是，后半段还记述了白鳄鱼后来甚至成了北大年的乡镇守护者。话说邻邦一个尚武强悍的里贡国经常“搜捕掠夺沿北大年海岸的各乡村”，而就在一次侵略行动中化身白鳄鱼的丝里兰保护了北大年，并留下了神迹：

从此之后，他们都称拿督丝里兰，或老翁丝里兰，虽然他再未显现，但人们都公言他一直固守着绵亘的土河，监护着他们勿遇危险。他们还指着一些奇异的足迹作证明，那是半似人类的，半似爬行动物的足迹，就在那里贡的人溺死于漩涡的河的近岸的沙面上，虽然每年雨季经过洪水的冲浸，那些足迹却从未消失。（刘湘茵，1954）

这里的“老翁丝里兰”，即Toh Sarilang。而白鳄鱼退敌护土的故事类型，则似乎又与芝尼湖白鳄鱼大战Seri Cambodia的故事母题相串联了。由此可见民间故事流传中的母题借用与类推作用。

实际上，由人类化生的鳄鱼成为人类守护者的内在逻辑关联性，确实很容易使得故事母题相互融合；而个人生命守护者与城邦守护者之间本就相一致，再加上白鳄鱼对抗黑鳄鱼的正义形象，三者间的组合连接其实是极自然的。

除了上述北大年的传说，还有沙巴州卡达山族（Kadazan）流传的一个白鳄鱼传说也同样是完整地结合了我们从“镇港鳄鱼”主题故事中分析出的三个组成要素，即“守护”、“化生”、“白鳄”。这是1970年根地咬（Keningau）地区的St. Francis Xavier School师生当地采风活动所搜集的故事。话说Pegalan河边的一对老夫妇在河岸发现一个奇异的蛋，谁知吃下后化身为白鳄鱼。然后：（Marsh 1988：21-23）

当村民们发现有两条鳄鱼在屋子里，他们惊慌得打算逃走。但鳄鱼保证不会伤害他们，并诉说那个奇异蛋及其后发生的一切。由于仍是顾虑安全问题，村民便提议鳄鱼迁至Pegalan河中。两条鳄鱼自知别无选择，只好离去。然而，它们要村民知道它们仍是大家的朋友，并且发誓保护村子，不让别的鳄鱼进犯。但作为回报，村民必须发誓若非必要不得随意杀害鳄鱼。³¹

（三）白鳄传说

白鳄鱼的传说流传极广，南由半岛南端、北至吉打、东至北婆罗洲，甚至我们若是不考虑国界，其流传地域应涵盖更广阔。比如上述麦耶辛以黄金粉捕鳄的故事中，文末转引了麦耶辛的一段话：（三难，1967）

他又说：他们曾看见一条庞大的白色老鳄鱼，当地土著民认定它是不可侵犯的“神鳄”，但他拒绝说出这“神鳄”栖息的所在，并说非施用枪炮或巫术，都不可能捕杀它。

这可作为北婆罗洲的白鳄鱼传说。此外当地伊班族（Iban）则又流传另一种白鳄鱼故事，据说伊班武士Simalungun刀枪不入、所向无敌，但因敌人拐走妻子并获知其唯一弱点，他死后化身为白鳄鱼，叫做Bujang Senang。³²这个故事大体看来与李永球（2010）所记录的北马太平苏亚松及山猪炼化成白鳄鱼的传说，非常近似，故事脉络完全相同。这基本符合民间故事流传过程中人物地点张冠李戴的规律，至于孰先孰后及其演变机制则留待大方之家来解答。

³¹ 原文：When the found the two crocodiles inside, they were shocked and wanted to run away. But the crocodiles assured them they would not be harmed and told the story about the strange egg. Still uneasy for their safety, the villagers suggested that the crocodiles should move into the Pegalan river. The two crocodiles realized they had no choice but to leave. However, they wanted everyone to know they were still their friends and they promised to protect the villagers from other crocodiles. In return, the villagers must promise not to kill any crocodiles without good reason.

³² 本故事信息基本取自“砂捞越王国”网站：<http://robinsonmike.blogspot.my/2013/08/the-sarawak-legend-of-crocodile-bujang.html>。网站内容为英文，但由于其英文文意不通，只能得出故事大概；本文为了复述需要，曾向砂捞越当地友人询问，也仅得故事梗概。

另外，廖文辉（2012）也曾记录，“在槟城的淡水港有一只慈祥的白鳄鱼，守护此处，保护来往船只和居民的财富和安全”。此外还有上文引述的南马渔村及新古毛关于白鳄鱼大战黑鳄鱼的故事，以及瓜拉古楼王仙水因白鳄鱼发迹的故事，还有守护北大年及其村民的白鳄鱼故事。而马六甲的汉都亚井也久已盛传汉都亚死后化身白鳄鱼的故事，且据说仅心灵纯洁者能看得见。

而白鳄鱼最著名的故事，则似乎当属浮罗交怡（Pulau Langkawi）与彭亨州芝尼湖（Lake Chini）的两种传说。但首先，我们且谈一谈白色的象征意义。廖文辉（2004）就曾指出白色神圣纯洁的象征意义源于印度，而马来民间传说沿袭者很多，并举马苏利（Mahsuri）故事为例。

早期学者如Skeat其实就曾对此作过详尽探讨，比如他说：“我应该补充，许多马来人都认为王族的血液是白色的，而这正是不少马来民间故事的情节演化的核心点。”（Skeat 1900: 37）³³而这种民间信仰与故事中的关键作用，其实更在于白色在马来巫术中的神圣性。Skeat（1900: 51）进一步说：

总而言之，我相信，目前称作马来联邦，乃至所有马来邦国中，黄色是王族使用的颜色，但是白色（偶尔也参杂黄色）作为更崇高和神圣的颜色，则被马来巫师们作为他们用以制服幽灵与妖魔的颜色。³⁴

因此我们看到各地白鳄鱼的传说都以正面形象出现，或者保护人类、河口，或者与进犯的黑鳄鱼或黑兽搏斗。最低限度，它能如麦耶辛记述的白鳄鱼或汉都亚井白鳄鱼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与人类“相望相习不相残”。

浮罗交怡的白鳄鱼故事，其实与Maxwell所记录的Toh Sarilang故事情节一致，是一个母亲带着孩子在河边洗澡却不小心让孩子掉入河中，最后孩子则化身为一条白鳄鱼。³⁵只是故事一般都没有Maxwell所记的后半段关于驯服鳄鱼咒语的环节。其实浮罗交怡的白鳄鱼故事之所以广受流传，主要是因其与孕妇湖爱情传说之间的相互交集。比如近期的Mohamed Zahir（2000）就将二者融合为一，形成一个完整的爱情主题故事。也正因此，其实浮罗交怡传说中白鳄鱼的角色已是退居于次要；所以其故事成分的丢失自然也是意料中事。

³³ 原文：I may add that royal blood is supposed by many Malays to be white, and this is the pivot on which the plot of not a few Malay folk-tales is made to turn.

³⁴ 原文：Now in all, I believe, of what are now called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and probably in all Malay States whatsoever, yellow is the colour used by royalty, whereas the more exalted and sacred colour, white (with occasional lapses into yellow), has been adopted by Malay medicine-men as the colour most likely to conciliate the spirits and demons with whom they have to deal.

³⁵ 这则故事流传甚广，不论是Langkawi官方网站或各种流传读本都大同小异。其中多数版本都说母亲是因喝了孕妇湖的湖水受孕的。只是后来的改写本很多，比如2000年Mohamed Zahir Haji Ismail出版的*The Legends of Langkawi*，将孕妇湖与白鳄鱼的两则故事融为一个；而且孩子是故意自己掉入河中并化为白鳄鱼，目的是为了逃过一个女妖Gedembai的诅咒。Gedembai分别将其父母都化成石头，即Langkawi群岛中的Pulau Tajai以及著名的孕妇石Batu Dayang。

实则甚至还有完全合二为一的说法，而且还带出另一个白鳄鱼保护村民的故事。云：

孕妇湖亦称“白鳄湖”，相信一条世界罕见之白鳄鱼目前仍生活在此湖中。故有此名称。其来源是在日军占领时代，一日，有一队武装部队在此湖中游泳，当他们归营后，发现一名高级队员失踪，该区军司令即威胁凌家卫（浮罗交怡）居民，若不交出此名失踪队员，当采取对付行动。一名马来巫医闻讯，乃前往此湖祈祷。据称，不久出现一条白色鳄鱼，口中衔着此名失踪队员，将其尸体放在湖岸。因此，缓和了此名军司令，岛上居民逃过了一次处罚，直到今天，浮罗交怡居民还是崇敬此条白色鳄鱼。（南洋商报，1958）

至于芝尼湖的白鳄鱼，即一条称为Seri Pahang的白鳄鱼大战Seri Cambodia的故事。1960年，英国一个五人历史学家考察队进入彭亨森林的芝尼湖地区进行实地探险，并为我们清楚记述了这则故事：（Francis, 1960）

他们还从不通管道得知彭亨州的神奇故事：一条住在芝尼湖中巨大白鳄鱼Seri Pahang的传说；相传其伴侣为另一条鳄鱼Seri Cambodia夺走了。Seri Pahang于是化身为一个伊斯兰教徒，并行船至Seri Cambodia所居住的柬埔寨。但由于它的船在途中搁浅，于是它受到了挫败。传说继续讲述，它回到彭亨，并召唤芝尼湖中所有鳄鱼游到彭亨河来，打算对Seri Cambodia进行一次大规模战斗。但在Seri Pahang的计划得以实行以前它就死去了。³⁶

这里也许隐含着一段历史史实的痕迹。从Pahang和Chini的高棉语源来看，历史学家也怀疑当地也许早期为柬埔寨的高棉王国势力范围。³⁷

因此，从一定角度来看，芝尼湖白鳄鱼故事似乎与各地流传的保护人类的正面鳄鱼形象并没有直接关联性。反而我们似乎可以依据其中“一次大规模战斗”的提示，联想到前述几则关于白鳄鱼大战黑鳄鱼具有预示大灾难来临的含义。只是由上述大战Seri Cambodia的故事，应该就能明显看出某些价值赋予的痕迹，即白鳄鱼已被赋予了守护邦土，乃至守护宗教的正面形象。于是各地鳄鱼守护者故事诸多均传说为白鳄鱼的现象，其实就顺理成章的了。

³⁶ 原文：They had also learnt from various sources the fascinating stories about Pahang: the legend of Seri Pahang, the large white crocodile, which lived in Tasek Chini and whose mate was stolen by another crocodile, Seri Cambodia. Seri Pahang then transformed itself into a haji and travelled to Cambodia where Seri Cambodia lived. But his boat went aground and he was beaten. He returned to Pahang, so the legend goes, and called all smaller crocodiles from Chini down to the Sungei Pahang for a conference to attack Seri Cambodia. But before any plan could materialise Seri Pahang died.

³⁷ 近来出版的故事版本中，柬埔寨因素已荡然无存。比如2009年出版的*The Great White Crocodile Of Pahang*中（Kuala Lumpur: Kohwai & Young Publications），Seri Cambodia的名字变成了Seri Kemboja，且由柬埔寨的一只鳄鱼变成了海中的一只黑色妖怪。结局当然也改成了Seri Pahang战胜了黑妖，只是它也因伤而死去。本书由同一出版社印制并有中文本，书名《巨大的白鳄鱼》。

但无论如何，芝尼湖白鳄鱼是众多白鳄鱼故事中最广为人知的，而其广泛流传，除了其中隐含的历史学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与赫赫有名的苏格兰尼斯湖水怪（Loch Ness Monster）之间的比拟。似乎欧洲学者在对尼斯湖水怪遍寻无着之后，都将视线投注于这片茂密森林中的芝尼湖，而巨型白鳄鱼出没湖中的传说更牵扯住所有人的神经。这尤其在1950-1960年代更显突出，几乎每隔不久就有一则疑似水怪踪迹的新闻或者某探险队进入芝尼湖寻找水怪的消息。而且当时确实也将芝尼湖白鳄鱼称作“芝尼湖的尼斯湖水怪”（Loch Ness Monster of Lake Chini）。比如1954年的一篇专题文章就提到：（Miller, 1954）

当然，这个湖拥有它自己的“尼斯湖水怪”。关于它的传说有不同版本——有些说它是一条巨大的鳗鱼，有些说它是巨型白鳄鱼。³⁸

四、余论

本文通过各方文献的搜索，尽量完整地理出“公审鳄鱼”与“镇港鳄鱼”两个主题故事的各种版本中不同细节的异同。为此，我们将两个主题故事各分为几个组成要素，或称作“母题”（motifs），由此分别进行梳理。

当然，我们这里处理的两个主题故事并不能涵盖所有马来西亚民间流传的鳄鱼故事，另如比较著名的“鳄鱼与猴子的故事”也是流传很广的。此外，我们开头引的林豪诗中提到老虎与鳄鱼，并说老虎留待日后详论。然而我们在处理鳄鱼题材时，就难免发现虎鳄经常并提，且常具有共同灵性或共同法力。实则Maxwell曾提过马来人观念中鳄鱼、老虎和大象在所有凶暴兽类中是自成一类的。（见Skeat 1900: 282-283）然而在各种民间信仰与故事中，我们却往往只见虎鳄并提。这一点Winstedt则归之于印度宗教的影响，因为老虎和鳄鱼同时都是印度教（Hindu）三大主神之一湿婆（Siva）的化身，所以“鳄鱼，是水中的尊主而老虎则是森林的尊主”。（Winstedt 1951: 34）³⁹这一点若再与李永球（2009）所记老虎和鳄鱼都同为大伯公坐骑，似乎又可以进行分析。即此足见印度教因素在民间信仰体系内的影响真的深入底层，处处都有可能渗透出来。而我们对于民间故事内涵的挖掘，似乎也显得永无止境。

本文搜集的材料，多为英文记载，且主要都是英殖民官员的早期记录。其实，马来西亚民间故事的采集与整理，诚如Mohd Taib Osman（1989: 169）所总结的，在二战前是“英殖民官员占据着整个马来民间故事的搜集与研究”。⁴⁰而1950年代后才有国家语文与出版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和马来亚大学的马来学系主导进行的马来民间故事搜集整理工作。（见Osman 1989: 170-171）

³⁸ 原文：Of course, the tasek has its own 'Loch Ness Monster'. The versions vary – sometimes it is a giant eel, sometimes a gigantic white crocodile.

³⁹ 原文：crocodile, the lord of the water as the tiger was the lord of the jungle.

⁴⁰ 原文：(The period up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one in which) British colonial officials had dominated the collecting and studying of Malay folklore.

因此本文利用最早的搜集记录自然都属于英文文献。至于近期的整理工作，Winstedt在1951年提到的“伊斯兰化”问题，其实早在1900年Charles Otto Blagden受委托整理出版Skeat的《马来巫术》手稿时，其序言中就已道出：（见Skeat 1900: xiv）

毫无疑问的，半岛普通教育的渗透将会使伊斯兰化观念更趋严格；这又会使那些旧有迷信以及其中各种明显“不正统”形象的逐渐受到压制。然而，这个过程会历经几个世代来完成，而在这当儿，我们希望能对其进行一个完整的记录，不论是那些注定迟早都将消亡的，或者是那些通过各种形式留存于我们这个时代新环境中的。⁴¹

我们看到近期本地为数不多正式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集中，这些故事的改写都融入了大量“正统”思想的因素。比如芝尼湖的白鳄鱼故事中，近期改写版中白鳄鱼死前要求苏丹赐给它一个伊斯兰仪式的葬礼，而苏丹鉴于它的除害英勇事迹答应了。（参见注37）又如浮罗交怡的白鳄鱼故事，Mohamed Zahir（2000）的改写版也同样融入大量的忠君及宗教思想，乃至早期马来民间故事本不多见的极强烈而稳固的出身阶级与门第观念。

不论从任何角度，我们现在都确实很有必要认真看待Blagden所提出的担忧。

参考文献

中文：

- 陈绣鄱，2015，〈糖王许武安赋予生气，高渊老巴杀码头走过繁华〉，吉隆坡：《中国报》，8月13日。
- 科尔伯特、戴维（著）、麦秸（译），2002，《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一座神话、传说和神奇事实的宝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李永球，2009，〈大伯公与老虎鳄鱼〉，吉隆坡：《星洲日报》，3月29日。
- 李永球，2010，〈马来民间的苏亚松传〉，吉隆坡：《星洲日报》，9月19日。
- 联合晚报，1983a，〈加冷河口有“镇海鳄”？〉，新加坡：《联合晚报》，7月8日。
- 联合晚报，1983b，〈白鳄鱼的传说〉，新加坡：《联合晚报》，7月8日。
- 廖文辉，2004，〈马来民间传说与人物随札二则〉，《人文杂志》第22期，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页49-52。
- 廖文辉，2012，〈马新民间传说初探〉，《成大中文学报》第39期，台湾：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页169-196。
- 刘湘茵，1954，〈鳄鱼孩子〉，新加坡：《南洋商报》，1月22-28日。
- 刘绪源，2012，《儿童文学思辨录》，北京：海豚出版社。

⁴¹ 原文：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increasing diffus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Peninsula is contributing to the growth of a stricter conception of Islam, which will involve the gradual suppression of such of these old-world superstitions as are obviously an ‘unorthodox’ character. This process, however, will take several generations to accomplish, and in the meantime it is to be hoped that a complete record will have been made both of what is doomed sooner or later to perish, and of what in all likelihood will survive under the new conditions of our time.

- 罗香林, 1961, 《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 香港: 中国学社。
- 吕蒂·麦克斯著、张田英译, 1995, 《童话的魅力》,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南洋商报, 1949a, 〈无知小童死于非命, 术士催咒降鳄〉, 新加坡: 《南洋商报》, 7月12日。
- 南洋商报, 1949b, 〈捕虾夫夜战巨鳄鱼, 哀求大伯公始脱险〉, 新加坡: 《南洋商报》, 9月10日。
- 南洋商报, 1957, 〈巫师施术, 巨鳄上钩〉, 新加坡: 《南洋商报》, 9月17日。
- 南洋商报, 1958, 〈本坡国泰机构制片厂为拍摄新片“MAHSURI”, 前往孕妇湖摄外景〉, 新加坡: 《南洋商报》, 1月18日。
- 南洋商报, 1960, 〈哥打丁宜巫人, 念咒钓获巨鳄〉, 新加坡: 《南洋商报》, 7月10日。
- 三难, 1967, 〈公审鳄鱼的趣剧〉, 《南洋文摘》第7卷第11期(总83期), 香港: 南洋文摘社, 页: 785-787。
- 诗琪, 1959, 〈马来人钓鳄鱼〉, 新加坡: 《南洋商报》, 5月28日。
- 王琛发, 2011, 〈糖蔗、会党、许武安: 潮州人开发峇都交湾的历史印象〉, “第9届潮学国际研讨会” 发表论文, 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和国际潮学研究会联合主办。全文见“孝恩文化”网站: <http://www.xiao-en.org/cultural/magazine.asp?cat=34&loc=zh&id=2010>。
- 谢云声, 1968, 金门诗人林豪南游诗, 《南洋文摘》第8卷第8期(总92期), 香港: 南洋文摘社, 页562-564。
- 徐珞、余晓丽、刘冬瑜等译, 2001, 《格林童话故事全集》, 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张欣薇, 2010, 〈托梦成真误杀白鳄招来洪水, 撤旧镇建新古毛〉, 吉隆坡: 《光明日报》, 4月18日。
- 张玉安, 2010,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民间故事〉, 《东南亚研究》第5期, 页85-96。

英文:

- Clifford, Hugh. 1897. *In Court And Kampong*. London: Grant Richards.
- Francis, Jeffrey. 1960. *In Search Of The Lost City Of Lake Chini*.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10th April.
- Harrison, Cuthbert Woodville. 1916. *The Magic Of Malaya*. London: John Lane Co.
- Marsh, Ignatia Olim. 1988. *Tales And Traditions From Sabah*. Kota Kinabalu: The Sabah Society.
- Miller, Harry. 1954. *The Land Of The Semelai*.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30th May.
- Mohamed Zahir, Haji Ismail. 2000. *The Legends Of Langkawi*.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and Distributors Sdn Bhd.
- Osman, Mohd Taib. 1989. *Malay Folk Beliefs: An Integration Of Disparate Elements*.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Skeat, Walter William. 1900. *Malay Magic: 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olklore And Popular Religion Of Malaya Peninsula*. London: MacMillan & Co.
- Skeat, Walter William. 1901. *Fables And Folk Tales From An Eastern For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e Straits Times. 1959a. *Magic and Gold To Beat Crocs*.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12th August.
- The Straits Times. 1959b. *The “Magic” Crocodile Catcher Scores An Early Success*.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18th August.
- The Straits Times. 1962. *Jungle Soldiers Are Shown Den Of The Lake Monster*.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18th March.
- Winstedt, Richard Olaf. 1951. *The Malay Magician: Being Shaman, Saiva And Sufi*.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